

余姚茶诗读不尽

陈元振

唐代陆羽在《茶经》中说，浙东的茶以越州为上品，“余姚县生瀑布泉岭者曰仙茗”。余姚是茶的故乡，千年茶文、茶器、茶碑众多，更有很多文人墨客将茶的馨香融入诗词之中，称之为“茶诗”。

诗由茶而生，茶因诗而美。余姚最早的茶诗，至今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。茶与诗的相遇、相融，萌生了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典故。

(一)

余姚现存最早的茶诗来自支遁。

光绪《慈溪县志》记载，在“县西南四十五里”的支溪，因为早年支遁寓居于此得名。清朝陆达履在《重建支山寺记》中也说到了支溪、支山、支山寺，“寺以山名，而山水之得名，俗传支道林避地居此，故以名之”。

支遁（314年—366年），字道林，东晋高僧，建元二年（344年）云游到四明山脉东部陆埠时，被支溪秀茂林修竹、奇峰峻岭的美景所吸引，恋景寓居，布道施经，创建律院，后称支山寺。

据传，支遁在支溪探访茶农时，一位老农捧上茗茶，细细品尝，顿觉茶味醇正、齿颊留香，遂有诗句“霄崖育灵蕨，神蔬含润长。丹沙映翠瀨，芳芝曜五爽”。支遁以“灵蕨”喻茶树，把茶叶比作“神蔬”，在红色的茶具中，茶色清澈绿亮，滋味鲜嫩甘爽，精神随之升华。

支遁有关茶香、茶韵的经典诗句还见于《咏禅思道人》：“云岑疎太荒，落落英岳布。回壑仁兰泉，秀岭攒嘉树（古树茶树也称“嘉树”）。蔚荟微游禽，峥嵘绝蹊路。”

在支遁的生活里必有茶、茶必有禅。茶入禅门，凡茶便成禅茶，寺院就沁满茶香。他在支溪这个宁静、闲适、和谐的环境中，邀请友人，品茶论佛，弥漫着清茶湿润的气息和令人心醉的友情。

支遁被称为禅茶之祖，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皎然、陆羽、卢仝、皮日休等茶道大家。唐代诗人皮日休在《茶中杂咏·茶瓯》写道：“邢客与越人，皆能造兹器。圆似月魂魄，轻如云幄起。枣花势旋眼，蘋沫香沾齿。松下时一看，支公亦如此。”皮日休同支公一样，打坐在松树荫里饮茶，端起越人制造的美妙瓷器，欣赏杯皿中的茶汤，只感到茶叶在杯中如同枣花一样旋转耀耀，喝到口中的茶沫，沾齿喷香，回味无穷。

(二)

余姚化安瀑布茶也是名茶，南宋《嘉泰会稽志》和光绪《余姚县志》有记载。

化安山在余姚城东南，化安双瀑被视为奇观，雨后天晴，水声满谷，如入仙境。山上山下，都种有茶树。附近还有“邑中第一泉”——化安泉，水味甘冽，泡茶极佳。

浙东学派鼻祖黄宗羲曾在化安山隐居、著述，百年之后又归葬于此。在化安山期间，黄宗羲写下了《余姚瀑布茶》诗句：“檐溜松风方扫尽，轻阴正是采茶天。相邀直上孤峰顶，出市俱争谷雨前。两管东西分梗叶，一灯儿女共团圆。炒青这是余姚茶户采茶、制茶、卖茶的生活情景，洋溢着浓郁的农家情趣，犹似一泓清泉，舒缓泻出，读来十分亲切，让我们知道了从前余姚春茶是怎样制作的。

黄宗羲还有一首《寄新茶与第四女》也写到瀑布茶：“新茶自瀑岭，因汝喜宵吟。月下松风急，下斋暮雨深。勾线灯落蕊，更静鸟移林。竹尖犹明灭，谁人知此心。”

爱茶的四女未回娘家采新茶，诗人立即为爱女寄去新茶并诗作，还引发了诸多人生感慨，壮志未酬，有谁能知这烈士暮年之心？唯有向懂诗的爱女略作倾诉。可见诗人寄茶只是引子，而诗意远在茶外。

黄宗羲性情化安山的一草一木，在《山居杂咏》中说：“数间茅屋尽从容，一半书斋一半农。左手犁锄三四件，右方翰墨百千通。牛宫家圃催慵仆，药灶茶铛坐老翁。十口萧然皆自得，年来经济不无功。”

他跋山涉水，在足履四明、潜心草堂、学究著作之余，也与化安山的瀑布茶结下不解之缘，想必是执笔著作，间或持壶呷茶，继而再写。一盏孤灯照明，一杯佳茗清心，瀑布茶浸润了黄宗羲的笔墨，给后人留下了《明夷待访录》《易学象数论》等鸿篇巨制。

在黄宗羲的心目中，化安山可与名山、名瀑媲美。他是借化安山的桃溪飞瀑、天然幽旷，抒发对自然、人生的深悟，而无借山水之美消释个人的飘零、忧闷之感。这就是黄宗羲超越世俗的高洁、理智之处。由此可见，诗人写化安山钟灵毓秀之美，实则是显露诗人心灵的博大、深沉之美。

(三)

“四明八百里，物色甲东南”。余姚的茶文化始于汉朝，兴于唐。陆羽曾来浙东寻茶品茶，在《茶经》一书中，5处记述了越州余姚茶事。茶助诗情，诗添茶趣。对于余姚茶事，历代贤哲也留下了许多诗文。

宋代戴表元在《四明山中十绝·茶焙》中写道：“山深不见焙茶人，霜日青妍树树春，最有风情是岩水，味甘如乳色如银。”这首诗描绘了四明山中制茶的过程和茶

的味道，展示了诗人对大自然和茶文化的赞美和热爱。

明代余姚人黄尚质有《采茶女》曰：“结束乌帷髻，携筐去采茶。归来笑相指，也插杜鹃花。”此诗如油画，逼真、自然，平淡中现天真烂漫，朴素里露闲情逸致。

故宫博物院藏有余姚人孙月峰行草《谢史伯晋新茶》扇面，其诗文是：“姚茗论精品，佳园独占春。黄萼露里嫩，绿焙雨前茶。倦眼翻书涩，枯肠构句贫。原分芳鼎味，一醒睡乡人。”孙月峰向史伯晋诉苦，自己看书时感到眼睛倦涩，写文章时神思全无，这都是因为没有好茶可饮惹的祸。为此，伸手向友人要一些大岚“姚茗精品”，以便使自己的倦眼和枯肠得到滋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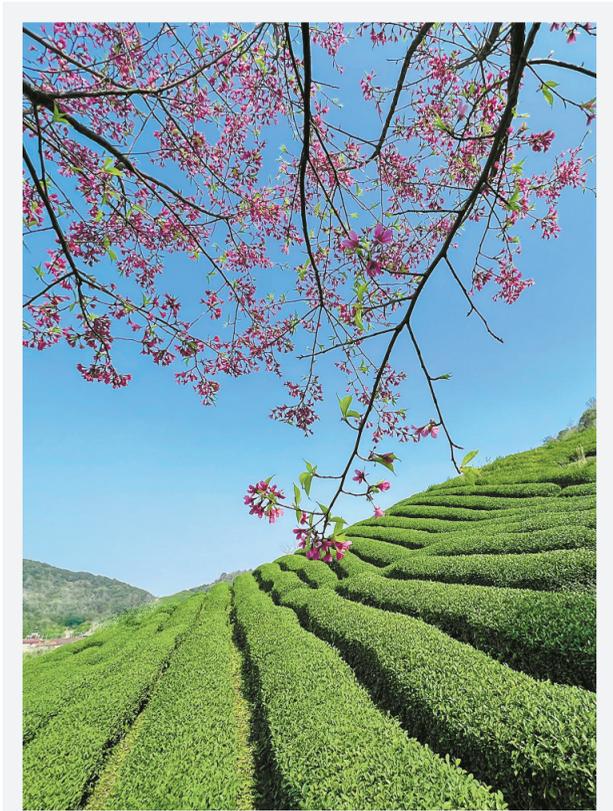
四明十二雷茶来自一个民间故事。传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三位去深山采茶的姑娘，满载而归之际，被十二道雷电击中，随之化作三座相连的山峰，永驻溪边。此后每年春雷隆隆之时，就会长出又嫩又香的茶叶，人们称之为四明十二雷茶。清代文学家全祖望，在虹岭建灶乞神求赐四明十二雷时曾有茶诗：“高岗茗草并兰生，制茗当如兰馥清。彻夜经营调火候，全家揉焙到天明。老夫倦睡两三觉，小鸟欢呼千百声。起煮天泉香入口，建溪沾诸浪垂名。”

嘉靖《余姚县志》记载：“秘色瓷初出上林湖，唐宋时设官监窑。”越窑青瓷主要产地是上林湖、牟山湖等一带，涌现出一批造型独特、釉色纯净、纹饰精美的茶器。

水为茶之母，器为茶之父。唐代陆龟蒙《秘色越器》诗云：“九秋风露越窑开，夺得千峰翠色来。好向中宵盛沆瀣，共嵇中散斗遗杯。”韩偓《横塘》诗中说：“秋寒洒背入帘霜，凤灯清照洞房。蜀纸麝煤沾笔兴，越匣犀液发茶香。”

宋代余姚县令谢景初在《观上林拍器》中描绘了上林湖周边烧制越窑青瓷的繁忙景象，“发窑火以坚，百载一二占”，表达对于工艺美术的热爱和传统文化的珍视。越窑茶器博得当时诗人的华丽赞美，盛行于饮茶风尚之中。温润如玉的青瓷泡茶，茶色清而香，茶与器相得益彰，云雾缭绕，香气持久而不散逸。

余姚，素有“文献名邦”之称，余姚茶诗的故事读之不尽，让我们且饮一口茶后，慢慢品，细细读……



自然之韵

唐严 摄

遥望堰山

关岛

我家居住的小区，在甬城的通途路边上。南面是江家山，往西南过去一点就是堰山，北面临近小浣江，可谓是“开门见山水，满眼皆景”。

清晨拉开窗帘，抬眼就能看到不远处青山，峰峦叠翠。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山上树的颜色、山路的走势和山顶上新建的小亭子都清晰可辨。傍晚，瞥一眼窗外，总能看到夕阳正贴着山峦的背面缓缓降落，西方天际正飘着满天红霞，道路两旁的绿树和菜地被抹上了金色，连窗棂、墙壁都格外明亮起来。

而我说的这座青山，名叫堰山，其实是延伸起伏的山脉中的一座小山丘。堰山距离我的小区并不远，出家门沿着通途路开车几分钟，穿过乡间小路就到了山脚下。山脚下，有一片偌大的高尔夫球场、考驾照的场地，还有布阵岭古道。因为高尔夫球场和考试场地，本来默默无闻的堰山被许多人记住了。

开车直抵山上，茅洋古禅寺赫然出现在眼前。每至春天和秋天，爱好爬山的驴友络绎不绝。春天，山桃花、梨花、杏花竞相怒放，如花海一般。秋天红叶似火，蓝天如洗。站在山顶上，可以俯瞰山脚下车水马龙的公路，还隐约可见北仑的城区，真可谓心旷神怡，眼界高远。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区区如我与青山的关系，与天才诗人的境界当然不可相提并论，但每天遥望堰山，也渐渐成了一种习惯，堰山就这样不声不响、朴实无华地占据了我窗外的风景。看得熟了，不由得想，其实人生不也像这青山吗？普通、平凡而迂回曲折，爬上去又返回，周而复始。年轻时，以为只有自己踏上了一条铺满荆棘的坎坷人生路，为自己骄傲也为自己喝彩。过了许多年后回头看，才发觉这不过是极其寻常的经历，历经艰辛才攀登上的高

峰，不过是一座低矮寻常的小山丘。而且，在你前面，早已是人影幢幢，在你身后，更是比肩接踵。

有了这平常和平常心，才能看清这世上错综复杂的万事万物，才会真正做到宠辱不惊，贫贱不移。有了这平常和平常心，才会真的动容动情，才能学会感想。

遥望堰山，心中不免有些感慨。当我蓦然回首，看看来路上的风景，想想得到的爱、友谊、关怀、同情、谅解、宽容，想想刚刚经历过的紧张与宁静、忙碌与欢悦、痛苦与欣慰，那一切弥足珍贵，我所能做的唯有感激。正如眼前的青山，普通而寻常，但当你置身于青山深处，流连于四时皆异的风景，聆听着各种鸟鸣虫唱，让山风阵阵掠过你的头发你的衣裳，种种充盈于胸间的思绪，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

少年时代常常幻想，独自一人向不知名的远方出发。走遍天涯海角，阅尽人间美景，历经艰辛回到故乡，然后满足地说：“我承认，我曾历尽沧桑。”（莫鲁达语）我爬过国内几座著名的山峰，也曾几次有过梦想：要爬遍祖国所有的山峰，但一切最终未能如愿。也许在这个小区居住久了，倒也产生了对堰山的遥望。人的一生，所谓的诗和远方的心愿，其实就要有仰望和遥望的心愿：仰望星空和遥望青山，然后脚踏实地。

世间有大美，遇见了，即是福、即是幸。浪漫的幻想终究不是现实，但那种激情仍闪烁光芒，成为生命中一抹明亮的底色。遥望堰山，就是遥望一个人所经历的一生，不管是辉煌还是平凡，都能坦然接受。

正值寒潮来临时。饭菜端上了桌子，沉重而疲惫的脚步声响起来，是退休后还在上班的妻子回家了，夜色和着饭菜的香味，心中一股温柔正恰到好处地降临。

渔年

童鸿杰

放假了，我背上书包，飞快地跑到了校门，在外寄宿了一个学期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
刚走到村口，熟识的小伙伴就冲到了我的面前：“你怎么才来，你阿爸在捉鱼呢。”啥，我家哪来的鱼塘，这么没谱的事我也编得出来。我没有理他，继续往家里走。“元宝，你家三角地旁边的池塘。”我回头瞪着他，嘴巴开得老大。对了，家里确实有个池塘，父亲曾经说等到过年，要看看里面的鱼到底有多少。

我腾地转过身子，风一般地往家里跑。扔下书包，顺手操起一个铁皮桶就往巷里冲去。水桶好像哪里生了锈，一路上跟着我跑，吱吱嘎嘎作响。“吐口唾沫在挂钩上就好了。”路上遇到一位村里的老人，他对我说。我赶紧吐了两口，水桶果然安静了。

远远地，就看到了池塘上的亮光，阳光照射下，层层叠叠，分不清哪里是金色，哪里是红色，哪里又是银色。再走几步，看清了池塘边的人，那个正在挪动抽水机的是我大叔，那个正在整理连体衣的是我二舅，那个在岸边跑来跑去的就是我的父亲。父亲一会儿往左跑，一会儿往右跑，一会儿和叔叔、舅舅说着什么，一会儿又站在岸边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水面，平常木讷的他，看起来像个兴奋的孩童，按捺不住满心的激动。

抽水机轰隆隆地响着，池塘里的水位已经下降了很多了，岸边的芦苇因为鱼儿的游动开始抖动，发出阵阵声响。鱼儿似乎觉察到了危险，纷纷游向了池塘中央，左右两边动静都不小。忽然，一条金光闪闪的鱼猛地从水里跃起，又跌落水里。那一刻，大鱼小鱼都沸腾起来了，整个池塘都抖动起来了，脚下的大地传来了一股难以描述的力量。

终于，池塘里的小鱼下了一小洼，父亲和叔叔、舅舅准备下水，我看到他们都脱掉了外套，只穿了一身棉毛衫。父亲的动作是最快的，他挽着裤腿光着脚板，精瘦又结实的小腿在经过了一个秋天之后，依旧黝黑发亮。他的光脚板敏捷地在湿地上移

动，声音是那么的干脆和快乐。

“我先下。”穿上了连体衣，父亲一边把胸口的绳子狠狠地扎紧，一边慢慢往塘里走。塘底的淤泥很滑，每迈一步，他的身子就会微微一抖。水渐渐没过膝盖，没过大腿，突然，父亲猛地一沉，身子一斜几乎倒下，周围的人一阵尖叫起来。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再次听清父亲的声音，大家都长吁一口气。他已经脱离了险境，扶着木桶，站在池塘中央。

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父亲拿着三角网，一网一网地捞鱼，很快一桶就装满了，被叔叔和舅舅接力提到了岸上，倒进了一个红色的大塑料盆里。我蹲在盆边，一边听它们吐泡泡，一边敲着鱼的脊梁打量它们。鲫鱼、草鱼、鲢鱼，鲤鱼是最漂亮的，它们的鳞，有红的，有黑的，还有彩色的，闪烁着炫目的光。

一个个大盆都装满了鱼，我的铁皮桶也想装点什么，可是太小了，派不上用场。“阿爸，回家啦。”远远地，淤泥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刚刚准备上岸的父亲也看见了，弯下腰用手去抓，没想到，一下子，从淤泥里蹿出了一个黑色的影子。“大鱼！”大鱼在父亲的身边翻腾，它矫健的身躯翻起水花，令父亲无法一下抓住它。父亲没有放弃，他拿起渔网，看准位置猛地压了上去，大鱼在水中拼命挣扎，泥水溅得父亲满脸都是。父亲不管不顾，大喊一声，双手奋力一提，渔网连同大鱼被他甩到了岸上。那是一条巨大的乌鳢，哪怕已经被甩到了草地上，它还在剧烈地跳动着，看上去就像一根会走路的木桩。不好，木桩要跑。我抄起铁皮桶，狠狠地扑上去，正好压住了大鱼的脑袋，在一阵战栗之中，我听到自己在大喊：“抓住啦，抓住啦，我把大鱼抓住啦。”

那天晚上，父亲将捕到的几百斤鱼一份份地送给了左邻右舍，后面的几个日子，家家户户的灶头上都弥漫着鱼的香气。那年春节，我们家的熏鱼，更是获得了客人们的一致赞许。做熏鱼的母亲高兴地说，希望今后的日子，都能年年有鱼。

雨天，登中天阁赏梅

方其军

然而，作为一种探春还是吉祥。岁寒三友中，唯一向春风抉择，递上血书般的投名状

我知道，有些隐忍源于审时度势这并非宏大叙事。如山腰坪地晨起的老人练瑜伽、下象棋捧着热茶闲聊故旧任雨水在屋檐前一幕幕飞短流长

日子如纽扣，被裁缝铺从旧年的衣衫摘落归置如一树梅花

梅

颜文祥

负。读这首诗，我总会想起一句励志的格言：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

梅，和松、竹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又与“兰、竹、菊”组成花中“四君子”。梅，一身傲骨，因其姿态高雅、品格坚韧，一直被文人墨客视作高洁之士而咏叹赞之。面对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人对其有不同的解读，比如著名爱国诗人陆游，他写的梅是：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看似无奈，实则透露出“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去说吧”的洒脱。而宋代诗人

卢梅坡的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则写出了梅的情趣与理趣。“众芳摇落独暄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如果说这首林和靖的《山园小梅》是一幅精致细腻的情绪写意图，透着一丝丝的哀怨、隐逸之气，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味道，那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那首《卜算子·咏梅》则是一幅气势不凡的中国山水画。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大意境、高格调，从中流露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犹如诗中的山花烂漫，充满

湿漉漉的。仿佛置身庞德的地铁站那些花朵如铁锈，亦如血痂我知道，这并非像国清寺的隋梅历经千年蹉跎。只是近年新栽但，阳明先生见到的梅花应也如此吧。包括在赶往龙场前在平定宁王后，在这里讲学时所迸裂的，或许是终年的烈日与苦寒

在迎接春天的路上，梅花是最执着也是最热情的一位使者。当有人喊出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的时候，梅已经在枝头吐出花蕊，梅不畏凛冽的北风，向人们报告着春已经启程的喜讯，正如《一剪梅》所唱的那样：“真情像梅花开过……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……”

确实，还是寒冬腊月的时候，梅就在飞舞的雪中，开始绽放它的美丽，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就写道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

梅的这种暗香，经过风雪的洗礼，让许多诗人赞叹不已，而我特别欣赏元代诗人王冕的这一首：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写得多么有气势。其实，王冕还有一首诗也特别有味道：“我家洗砚池边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这首叫《墨梅》的诗借梅喻人，写的是作者本人的追求和抱